

《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存录嘉兴女诗人研究

李枝林¹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清代嘉兴府勾连江浙, 毗邻苏杭, 灵秀宝地孕育出了数量可观的闺秀诗人。她们工书善画, 才艺俱佳, 在文学艺术领域建树颇丰。晚清黄秩模编刻的《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是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据此书所录, 嘉兴府闺秀才媛数量仅次于杭州府, 位居浙江省第二。从文献视野爬梳《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中所收嘉兴地区的诗人数量、生平及诗歌创作, 将有利于了解嘉兴闺秀诗人的分布情况及创作特点, 再现她们的生存状态及家学渊源。

【关键词】:清代 女诗人 柳絮集 嘉兴 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 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5-0082-08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期。女性文学也在这时有了长足的发展, 闺秀才媛们在文坛上开疆辟土, 建树颇丰, 清代女性诗歌创作出现了彬彬大盛的局面。晚清诗人钱棣说:“我朝闺阁之诗, 远迈前代。”^{[1] 909}女性诗歌总集的编刻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蔚然成风。据当前可见资料显示,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收录千人以上者现存仅3部, 即乾隆时期汪启淑所辑《撷芳集》、道光时期完颜恂珠所辑《国朝闺秀正始集》《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合称《正始集》)和咸丰时期黄秩模所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以下简称《柳絮集》)。《撷芳集》实收诗人1853位;诗作6029首, 《正始集》共收诗人1526位, 诗作2965首;晚清江西黄秩模编刻的《柳絮集》实收诗人1949位, 诗作8343首。《柳絮集》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以此集为样本对清代女性诗歌进行研究,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及参考意义。

对《柳絮集》所收诗人的所属地域进行统计后可知, 集中所录诗人多为南方诗人, 占九成还多, 其中江、浙两省几占七成。由苏南和浙北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是清代女诗人的集中区域。如表1、表2所示。

表1《柳絮集》中江苏省女诗人分布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苏州府	285	松江府	127	常州府	113	扬州府	103
镇江府	55	太仓州	52	江宁府	39	通州	27
淮安府	9	徐州府	2	海州	0	海门厅	0

表2《柳絮集》中浙江省女诗人分布

¹收稿日期:2018-11-20

作者简介:李枝林(1992-), 女, 河南信阳人,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2019-09-03 16:06:02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903.1547.014.html>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府/州	人数
杭州府	304	嘉兴府	54	绍兴府	33	湖州府	28
台州府	5	宁波府	3	金华府	2	严州府	1
温州府	1	处州府	1	衢州府	1		

根据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所录，对浙江地区的世家大族进行统计又可知，女诗人的分布情况与世家姻亲关系密切，或成正比。参见表3。

表3《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浙江省文化家族分布

府/州	数量	府/州	数量	府/州	数量	府/州	数量
杭州府	92	嘉兴府	69	绍兴府	19	湖州府	34
台州府	2	宁波府	13	金华府	1	严州府	1
温州府	2	处州府	1	衢州府	1		

从表1、表2中不难看出，江、浙两省的女诗人分布都极不均衡，均以首府为中心向四周辐散。嘉兴府闺秀才媛数量仅次于首府杭州，位居浙江省第二。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录及浙江省文化家族姻亲关系时，首列嘉兴府。由表3可知，嘉兴府文化联姻家族数量仅次于首府杭州，达到69家，远超绍兴、湖州等其他诸府，这也部分解释了嘉兴府闺秀才媛数量可观的现象。浙江省各州府文化家族联姻的数量分布大致与女诗人的分布情况成正比。除了杭州府，嘉兴府既是浙江省女诗人的活跃重地，又是文化大族的集聚之所。正是由于嘉兴地区注重诗礼传家和文化联姻，才使得清代嘉兴府的女性文学熠熠生辉。根据清代版图中各府地理位置，嘉兴府位于浙北，靠近苏南，毗邻苏州府、杭州府、松江府和湖州府，这四府均为本省女诗人集聚重镇。勾连江浙，毗邻苏杭，嘉兴府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为当地闺秀才媛交游酬唱、往来互答提供了便利，虽非首府，但却是江南闺秀集聚地中不容忽视的灵秀宝地。研究嘉兴地区的闺秀诗人及诗作，从而见微知著，有利于了解江南地区的闺秀风貌，把握清代女性的诗歌创作。

一、清代嘉兴地区女诗人及创作分布概况

清朝时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也较之前代更为繁荣。嘉兴地处长三角地区，加之宋代有不少北方世家大族因躲避战乱而南迁嘉兴，嘉兴府的经济文化实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成为江南流域的一个文化重镇。官宦之家注重诗礼传家，闺阁女子自然也受浸染。未嫁受父教，既嫁从夫学，老年得子扬，是众多闺秀诗人的文学基本轨迹。富庶的江南经济为闺秀诗人提供了物质条件，浓厚的家学氛围又给予了她们精神支持，嘉兴地区的女性作家以自己的文笔诗创为清代文坛添砖加瓦，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学。如前表所示，《柳絮集》中共收嘉兴府女诗人54人，她们分散在嘉兴府7县中。试将《柳絮集》中的嘉兴诗人及创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①②}

表4《柳絮集》中嘉兴府女诗人、诗作分布

县	诗人/人	诗作/首									
平湖	14	35	嘉兴	10	27	秀水	9	29	桐乡	9	15

^{①②}注：这里只统计嘉兴籍女诗人，对于迁移嘉兴以及适婚嘉兴者，未予计入。

海盐	6	82	嘉善	4	10	石门	2	2
----	---	----	----	---	----	----	---	---

从表4看出，在女诗人和诗作分布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平衡性：诗人多集中于平湖、嘉兴、秀水和桐乡四县，其中平湖最多，其他三县相当；诗作主要集中在海盐和平湖两县，其中海盐县以其82首的存诗数遥遥领先，其余诸县，除石门和嘉善数量相对较少外，大都存诗数差不多。反差最大的当属海盐县，诗人只有6人，诗作却有82首，其中有67首均来自女诗人朱璵。据《柳絮集》中所录，多数诗人都仅存1~5首不等，仅少数诗人存诗超过10首。当然，这自然是和女子多作词作有关，但根据这些数据，我们依然可以窥探到清代嘉兴女诗人的创作情况。嘉兴各县数量分布的不均衡实际也和地区位置的优劣、远近以及文风的浓郁程度大有关联。嘉兴下辖七县中，海盐县建置最早，教育体系也相对更完善，人才培养更完备，故而会出现朱璵这样的诗作高产闺秀。嘉兴县与秀水县文化资源相对集中，成为了嘉兴府的核心区域，所以在诗人及诗作方面数量都位居前列，且就数据来看，两县的诗人也相对高产。桐乡县紧邻海宁州，靠近湖州府及苏州府，风光秀美且才媛辈出，与周围众多文化大族相应相彰，文化底蕴亦是十分深厚。

二、诗歌创作折射出的嘉兴女诗人的生存状态

郑玄《诗大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见闻识趣，思绪体悟，但凡有强烈的抒发欲望，女诗人们都诉诸笔端，遣兴排闷，借诗歌记录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这些闺秀诗作就像是一部未经打磨、毛坯状态的现场记录，女诗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信息都藉此得以反映并留存。嘉兴府是文化重镇，文化风貌自然也会在闺秀才媛们的诗歌中展现出来。试对《柳絮集》中所收嘉兴诗人的200首诗歌进行归类分析，主要有哀叹薄命、书写闺怨、记录乐事、体悟时世四个方面。

（一）薄命意识的哀叹

嘉兴众多闺秀诗人工书善画，博经通史，甚至有些女子的才胆识力远超男性。但天妒红颜，有相当一部分女诗人纵然聪慧灵秀，却不敌命运捉弄，丰才吝遇，未能充分释放自身蕴藏的文学艺术的巨大潜能。她们或短命少寿，青春年少却无奈踏上黄泉末路；或丧偶守寡，漆黑长夜中熬过无爱岁月；或所适非偶，在索然寂寞中忍耐精神的孤独；或贫病交加，肉体饱受着摧残与折磨。在众多的悲苦境遇里，灵心善感的才女才妇们比寻常女子更易生发薄命悲情意识，深切体悟到命运的苍凉和无奈。薄命如斯，诉诸于诗。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子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被动地承受着中国宗法制度下的节烈束缚。一旦丧偶失夫，她们或因贫苦无依而自杀殉节，或为表心立志而寡居守节。在《柳絮集》所录嘉兴女诗人诗作中，此例不乏可见。桐乡的沈氏为姚濂聘室，却不幸未嫁君亡，最后吞钱绝食，留下一首《绝命诗》以彰其志，诗曰：“少小曾翻烈女编，敢将心迹拟前贤。只知从一而终义，一命追随到九泉。”^{[2] 1914}同表节烈的还有海盐朱璵的《宋烈妇行》，其“郎如青铜树，妾如青铜枝。树本既已伤，枝叶将何为？……立志岂能移，余生胡可保？”^{[2] 221}等句将烈妇赴死殉节之心抒发得淋漓尽致。嘉兴的戴兰英婚后不久就亡夫守寡，只能带着儿子寡居于世，有《悼亡》诗曰：“一曲离鸾唱夕晖，轻尘短梦万缘非。可怜稚子情痴甚，犹著麻衣待父归。”^{[2] 2064}其中蕴含的辛酸苦楚令人动容。同样的还有桐乡孔继瑛的《悼亡》诗，诗云：“去年我病君还病，今日君亡我未亡。半世穷愁全不减，一生离别此尤长。贫依八口留京邸，梦逐孤儿返故乡。最恨同来不同往，潞河烟柳剧凄凉。”^{[2] 1626}将无依无靠的寡居穷愁流露无遗。不管是自殉节还是寡居守节，哀怨凄凉之感荡彻在诗句中，“孤山芳草路，寒食美人坟”^{[2] 2192}，玉颜归黄土，香魂随风散，只留下无限的怅惘与哀恸。

薄命意识还来自于婚姻的不幸。中国古代婚姻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大量的怨偶。女性的附属地位决定了婚后的不幸苦果只能默默独自承受。婚姻爱情的被动失意被诉诸于诗歌作品中。桐乡的颜畹思本是妙龄闺秀，后被安排嫁给吴兴一位贵公子，但遗憾所适非偶。这位贵公子“其性蠢愚，偏多忿忌。每出则键宛在（颜畹思，字宛在）于深闺。庭凉月皓，径

暖花芳，不许一至吟玩”。^{[3] 108}如此严苛的禁足束缚使得颜畹思自觉“苔中人”，“结缡而后，意不聊生，憔悴经年，遂至奄逝”。她作诗曰“秋入重门夜似年，麝兰香尽不知眠”^{[2] 614}，表明自己度日如年；“黛痕消减两眉峰，强起临妆意已慵”^{[2] 614}，言明无“悦己者”的失落。幸福途径被堵死，感情生活成废墟，索然寂寞中聊以度日，是这类女子的不幸写照。

嘉兴虽为富庶之地，但仍有许多女诗人在贫穷的生活中挣扎：她们或生于贫家，自幼清苦；或家道中落，陷入颓败窘境；或因丧夫失去了经济来源。有很多时候她们不仅要操持家中饮食起居，还要柔肩担重任，负起养家糊口之责。秀水黄媛介，夫家一贫如洗，婚后又遭鼎革之乱，乃跋涉于吴越间，为谋生计而抛头露面、奔走卖画。一双小儿女相继殒没，家破人亡使得她贫病交加，其“囊有千诗堪寄慨，家徒四壁日怀归”“枝冷花寒莺欲徙，囊空颖秃赋难工。最嫌春去人犹在，留滞湖山但为穷”^{[2] 1244}等诗句都道出了诗人流徙离乱间的悲戚苦楚。秀水徐锦嫁给同乡家境贫寒的朱茂才，家中穷到甚至只有一床被子。“夫馆于外，携被以去”^{[3] 236}，徐锦只能拥絮，最终在饥寒交加中“以劳瘁卒”。海盐彭琬的“三春风雨愁深浅，病骨支离无限思”表现的是疾病侵蚀、身体欠安的虚弱无力之状，让人叹息怜悯。

嘉兴女诗人的艰难遭际、幽愁暗恨都在《柳絮集》所收的这些诗作中流泻而出。正如嘉善女诗人金淑所言“谁道聪明多自惜，试看福慧几人全”，薄命意识何其强烈。所谓“诗穷而后工”，闺秀们对自己血泪的书写，对文学的热忱，给嘉兴留下了诸多优秀的诗篇。

(二) 闺怨主旋律的吟咏

古代女子因受环境及活动空间的限制，题材来源总显得相对狭窄，自己最为熟悉的闺阁生活自然也就成为常咏常叹的素材对象。从伤春悲秋到思夫怀远，再到孤独感伤，闺秀们在方寸之地内吟咏着多年如一的闺怨之音。从《柳絮集》所收嘉兴闺秀诗人的200首诗作来看，有近乎一半都是闺怨主题，透过诗作，我们亦可看到嘉兴女诗人们的闺阁生活。

春恨秋愁是闺怨题材的一个主题。情因物感，诗以情生。石门闻璞诗云：“谁言秋月能憎恨，春月何曾解悦人。”^{[2] 519}表明心有愁绪，望月而发。平湖陆素心的《秋晚》诗“摇落梧桐树，溪边人倚楼。清冷半塘水，萧瑟几家秋。竹立知风鹊，林棲唤雨鸠。流光惜迟暮，谁道不知愁”^{[2] 2189}，《秋江辞》中的“忽听沧浪数声笛，芦花无迹水东流”以及《即事》中的“曲折篱墙傍水开，落红如雨点苍苔”等都是描春绘秋、吟咏悲愁的典型。此外还有平湖朱衣珍的“绿树成阴花渐稀，小窗已暖换单衣……年华迟暮添惆怅，不为清贫减带围”^{[2] 189}也是对伤春迟暮，美人易老的慨叹。

离愁别绪是闺怨题材的另一个主题。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女子的依附从属地位和狭隘的闺阁生存空间使得她们关注的核心只能是自己的夫君。桐乡孔继坤以“珍重复珍重，别绪何茫茫。……愿君知此意，奋志期飞扬。不见黄鹄举，千里任翱翔”^{[2] 1626}表达了临行之时对夫君的期许与叮嘱，可谓情真意重；平湖屈凤辉的《送外赴试》，以“功名得失且莫论，重酌一杯君去矣”^{[2] 2228}宽慰劝勉丈夫；而平湖陆桂芬的“梧桐叶脱雁惊霜，江北江南道路长。蜡烛亦怜离别苦，夜深泪落两三行”，以更为直白的语言倾诉着离愁别恨。

郎君远行，空房难守。女诗人们在绣房中独坐，在小园内彷徨，在香径上徘徊。除了离情，剩下的也就只有孤独感伤了。嘉兴徐简《寄怀》的“夹岸垂杨卷落花，春风咫尺是天涯。重门深锁楼中燕，独有王孙不在家”^{[2] 104}流露出孤独寂寞之情，海盐朱璵的“蟾光一片团只影，照遍幽闺分外清”^{[2] 213}以及海盐陈麟瑞的“一自檀郎赴玉京，残灯挑尽泪盈盈。黄昏又值芭蕉雨，不管人愁滴到明”^{[2] 473}、秀水黄媛贞的“长夜一灯炮，独愁谁与言”^{[2] 1242}等都描绘出一幅夜深人静、女儿独守空房的零落画面。

嘉兴女诗人的闺阁状态在诗中的反映大抵如此。见微知著，其实这也是清代闺秀诗人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大量闺怨题材的诗作映射了由于生活的狭窄内围，闺秀们的关注对象也只能是自身立足的处境，闺音浅吟多，哲理深思少。

(三) 自在乐事的记录

统观《柳絮集》中所收嘉兴女诗人的诗作，薄命哀叹和闺怨吟咏等哀伤色彩的诗歌自是良多，但亦有不少记录才女才妇们趣闻乐事的诗歌。闺秀们的生活不仅限于愁吟咏恨，她们或书画题赠，弹琴怡情；或酬亲和友，往来互答；或登山临水，娱目游心。闺秀们努力为自己单调束缚的生活增色添彩并诉诸于诗，纵在方寸之地，亦有自得之乐。

嘉兴有诸多闺秀都是工书善画之人，才艺俱佳。她们有着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题画之作是绘画与诗词的结合，易受闺秀们青睐。海盐朱璵的《题小姑沁玉画秋葵便面》以“绣余工设色，写出向阳枝”^{[2] 213}表达了对作画者的赞赏，“人间富贵浓如许，第一仙人画牡丹。妙绘传家留旧泽，写生重看笔花开”^{[2] 215}更是对作画者少英的盛赞。朱璵的《题美人吹箫图》和《自题花里写诗图》则属自题其画以抒发感慨。据统计，《柳絮集》中收录朱璵的67首诗歌中，有21首均为书画题赠，几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谓书画题赠诗歌创作的大户。此外，嘉兴朱筠、秀水金鸿佶、秀水计琛均作有《题杨太夫人吟钗图》，这也是闺秀们切磋诗词画艺、驰骋才情、促进情感交流的一种常见方式。其他诸例不胜枚举，兹不赘述。

嘉兴地区勾连江浙，毗邻苏杭，经济发达而又文化强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更利于诗人们的往来唱和，形成强大的江南文化圈。清代女性结社唱和之风兴盛，故而嘉兴诸多闺秀也写了不少酬亲和友之作。平湖徐贞的《奉和槎客先生石湖道中绝句》是对自己夫君的唱和，可见夫妻恩爱。朱璵的《答赠许定生女史》《次韵答程淡槎夫人》等是对自己好友的唱和，表现友人间的志同道合。且根据统计，朱璵有近一半的诗歌均为酬亲和友之作，这也足见她交游之广泛。其他如嘉兴汪亮的《奉和钱香树师对弈元韵》，沈兰的《和芳姊迁居韵》等，均为此类。这类唱和之作多以“次韵”“和诗”“联句次韵”“答赠”“奉和”“和韵”等为题，闺秀们既可藉此砥砺诗艺、一展才华，又可互倾情愫、惺惺相惜。

嘉兴地区风光秀美，四周诸府亦多奇山秀水。较之宋明，清代女子行动也稍稍自由。不管是随同父兄、丈夫宦游，还是闲暇时薄游山水，抑或是因贫困离乱而不得不走出闺阁，嘉兴闺秀们确有诸多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她们登山临水、吟诗赋词，写了不少模山范水之作。秀水归淑芬的《春泛鸳鸯湖》中的“南浦通花市，西郊访鹤洲。蝶翻留过客，莺语逐行舟”^{[2] 67}流露出泛舟湖上、历览美景的欣喜之情。海盐朱璵的《渡江》更是将身心放诸更为宏阔的扬子江，其“万里澄清流，晓日渡扬子。我乘长风来，悠然杭一苇”^{[2] 213}细绘扬子江的清澄壮丽，尽抒内心的畅快自在。嘉善陆观莲的《辰山步虚词》云“郁萧宴罢列仙归，彩凤青鸾各自飞。敕赐珍珠三百斛，满身瓔珞绕天衣”^{[2] 2170}，以瑰奇的想象表达对仙风道韵的追求与向往。此外还有平湖陆素心的《清溪舟中》、嘉善周瑶的《初至湖州》、平湖陆全的《湖上》等，都是嘉兴闺秀们在细腻敏感心思下的寄情山水之作。

嘉兴女诗人们虽然不能突破性别角色的局限，也不可能消除封闭狭窄生活的烙印，但她们尝试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些雅趣之事，追求心灵的放松与自由，也正因如此，嘉兴才留下了众多韵味独特的诗歌作品，丰富着清代的女性文学宝库。

(四) 伤古忧时的体悟

咏古咏史、伤时忧世不独是男性诗人的常见题材，女性诗人亦有涉笔。不同于男性的家国之忧，女诗人们多藉此寄托个人的伤怨情怀。以咏古咏史的形式逸出闺房情怀，从而抒发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与思考。在《柳絮集》所收嘉兴女诗人的200首诗中，咏古咏史诗并不算多，但可从中看出嘉兴女诗人们对突破“小我”情怀的尝试。

平湖陆素心的《前溪为六朝教歌舞处》有云：“城郭荒凉烟树微，绿波渺渺柳依依。春风烂漫吹黄葛，愁对青山吊落晖。”^{[2] 2188}曾经繁华热闹的六朝歌舞场地如今已是荒城草生，残阳落晖下，烟波渺渺，尾句“愁”字点明诗旨，表达出的是昔盛今衰、人世变变的苍凉落寞之情。还有嘉善孙蕴雪的“堂前空尾旒旒，王谢亡来事不堪”。^{[2] 526}以“燕”为媒介，尽抒时光飞逝的慨叹；平湖沈彩的“一水仍清汴，六朝非故人。花空隋苑树，歌歇后庭尘”，^{[2] 1909}也以直白的诗句表达了盛宴难再、物是人非的感喟。

除了睹地思情、咏叹沧海桑田的变化，嘉兴闺秀们也有对时世境况的书写。秀水黄媛介生活于明清易代的鼎革之际，乱离之世自是动荡不平，故而有诗云“近水阴晴容易变，难听风雨过窗飞”^{[2] 1244}，暗指在当时风雨飘摇、风云变幻的现实世界中，

自己难有容身之处，流徙落魄之意溢于诗中。平湖陆荷清的《咏明史三案小乐府》由《挺击》《红丸》《移宫》三首诗组成，吟咏的是明宫三大疑案，揭露了晚明时期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内斗不断的黑暗情况，其“群臣休浪语，天子证风颠”“君王凭玉几，不遣侍臣尝”^{[2] 2192}诸句讽刺了君王的专宠愚昧和昏聩无知，表达了自己对这三大案件的看法与思考。嘉兴钱庆韶有诗题曰《唐玄宗》，诗曰：“开元全盛如贞观，鞞鼓何缘发戎机？岂有秉钧贤相在，翻然入蜀辇尘飞。中兴差幸诛褒姒，内乱曾经见武韦。十渐疏成垂永鉴，腹刀口蜜奈纶扉。”^{[2] 655}其诗所咏主要为唐朝的安史之乱，诗人剖析了唐朝由盛转衰的部分原因，奸臣当道，权相弄权，后宫涉政等，唐玄宗忠奸不辨，视听被蒙蔽，最终使得盛唐渐衰，爆发了战争。诗人在慨叹盛衰易变的同时，更多的是希望以史为鉴，避免悲剧再现，充满了对当权者的劝勉与希冀。

从这些反思历史以及感喟兴衰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嘉兴女诗人们对女性诗歌内容及境界的拓展，她们以女性的视角品评历史，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一定的思想深度，在柔靡轻软的风格中注入了清刚厚重的活力，丰富完善着清代的女性诗歌创作。

三、清代嘉兴女诗人的特征探微

《柳絮集》中收录的嘉兴女诗人共有54位。根据《柳絮集》中的诗人小传，并参考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和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对清代嘉兴女诗人的生平加以了解后，发现她们主要有早慧受教、多才多艺，家族化特色和交游广泛的特征。

(一)早慧受教，多才多艺

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得到繁荣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是清代有名的富庶之地。繁盛的城市经济必然也推动着当地文化的发展，闺阁艺术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得到空前发展。嘉兴是江南文化圈的黄金地带，孕育出了数量可观的闺秀诗人。她们往往幼时早慧，蒙学受教较早，她们或受教于父母至亲，或承学于名士塾师，在早年时期就已经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平湖的屈凤辉“幼而性慧，即事仙佛，髫龄即工吟咏”^{[2] 2228}。嘉兴的吴巽少时也是聪颖明慧，7岁时“即代母作书寄父，好读书”^{[1] 130}。海盐的陈品闰“秉姿明秀，慧业过人，尝读《二十一史》，凡三过绝无遗忘”^{[1] 201}。海盐的彭孙倩和弟弟彭孙通“同就塾，颖异过人，时称双壁”^{[1] 81}。此外还有嘉兴的李璠，平湖的陆素心、陆荷清两姊妹等，都是在父母的启蒙授教下熟读诗书。博览广涉的学习为她们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兴诸多女诗人多为宦官之后，富庶的生活为其提供了才艺增长的物质保障。诗书是必学之道，才艺是学余之属。琴棋书画和刺绣女红等，均有涉学。未嫁受教于父母恩师，既嫁切磋于夫君朋友，嘉兴诸多闺秀的艺术水平及审美情趣都为人称道。平湖沈彩“工诗善画，尤工小楷”^{[1] 217}，婚后帮夫君管理诗册书画，浸染熏陶中不断精进。海盐朱璵幼时在读史传诗书之余，“尝学陈南楼老人画，得其神理，遂工花鸟”^{[2] 212}。平湖胡缘更是多才多艺，“母尝教之针黹纺纴，一日能尽数日程”，并且随叔兄学画，“学徐黄，写生颇鲜润有致”^{[2] 230}，还常携书史自随，足见其好学聪慧。平湖闺秀鲍诗幼时从名师，姊妹四人“皆知书、善画、能诗”^{[2] 1819}。秀水黄媛介“工诗赋，善山水”^{[2] 1243}，后没落流徙时鬻画谋生。此外，还有嘉兴的沈毅和汪亮，秀水的归淑芬，桐乡的孔素璩，嘉善的金淑等，皆为工书善画、能诗作赋的闺秀。嘉兴闺阁的教育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二)家族化特色

在《柳絮集》所收录的嘉兴女诗人中，大多数女性来自文学世家，这些文学家族一般都为科甲连绵的艺术之家。他们由科举起家，世代为官且家底殷实，藏书丰富而又坚持诗礼传家。在家学传承方面，不光注重男子的教育培养，对于家中女子的教习亦是十分上心，通过家教(家风与家学)和望族联姻的方式，推进着家族文化的传衍。闺秀们适龄婚配后，在夫家继续砥砺精勤，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与亲友切磋唱和、对子女教诲授艺，如此绵绵瓜瓞，在融汇承继中促进了家族文化的繁荣昌盛。

秀水黄氏姐妹出身于风雅大家，博闻多识，世守儒学，是闻名遐迩的闺秀才媛。姐姐黄媛贞嫁与的贵阳知府朱茂时，是清代著名诗人朱彝尊的堂伯父。朱彝尊在《明诗综》里介绍“媛贞字皆德，秀水人。先世父贵阳守副室。有《卧云斋诗集》。俞右吉云：亡友黄鼎平立二妹。一字皆德，一字皆令，均有才名”。黄鼎字平立，是明末著名文学团体复社中的成员。朱家也是官宦诗礼之家，人杰代出。文化大族的联姻结合促进了文学的交融和传衍。黄媛贞未嫁熏染于祖风传统，既嫁受教于夫家渊源，诗词创作成就不俗。妹妹黄媛介也少习诗文，书画俱佳，“髫龄即娴翰墨”，12岁吟诗，13岁作赋，在当时就被称为“当代才媛第一”。后嫁与杨世功，虽然清贫潦倒，乃至无力刊刻诗集，但这些诗篇佳作仍能藉由文人的口耳相传与广泛转载而流播甚广，甚至传入宫禁，“故宫人亦啧啧知有皆令诗”，足见其广泛的影响。姐妹二人诗词唱和、往来互答，相关诗作在《柳絮集》中多有可见。除此，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知，黄媛介从妹黄德贞以及德贞女孙兰媛、孙蕙媛，还有适婚黄家的沈纫兰、项兰贞、周慧贞以及纫兰女黄双蕙等，亦是工书善画的风雅才女，由此，黄氏家族内形成了一个“女士”群体，唱和交流，砥砺共进，家族文化得以代际传承且延绵不绝。

平湖的陆素心和陆荷清为堂姊妹，二人皆幼时受学习艺。姐妹二人均嫁给武康举人徐熊飞，二人常有酬赠互答之作。陆素心婚后早亡，妹妹陆荷清整理姐姐诗集《碧云轩诗》，并对姐姐的孩子躬亲鞠育，担负起家学文化的传承之责。桐乡孔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世代为官，闺秀才媛辈出。据徐雁平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可知，孔继瑛、孔继孟、孔继坤三姊妹皆为官宦之后，诗书俱通，且都与官宦望族结亲。三姊妹婚后秉持家学，常与亲友雅集唱和，所育子弟也皆出科甲，负有诗名。其他如海盐的彭琬、彭琰姐妹，桐乡才女孔传莲和孔素瑛等，她们都是嘉兴当地望族，在门当户对的联姻下，使得家风家学不断累积融合，渐臻醇美。

(三) 交游广泛

嘉兴优越的地理位置为闺秀才媛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交游环境，江南乃是富庶之地，吴越自古文昌艺隆，嘉兴女诗人们有赖于此进行文学互动，形成了强大的江南文化圈。不管是互写序跋，还是诗词酬唱，抑或是请教指点，从闺秀结社的群体活动到文人结识的个体互动，从嘉兴府内绵延到四边州府，嘉兴女诗人们的交游形式不可谓不多样，范围不可谓不广远。

《柳絮集》辑录的嘉兴女诗人中，交游深广者不乏其例。秀水黄媛介生于明清鼎革之际，流徙辗转于吴越之间，流离坎坷的遭际使得她不仅在家族内部唱和互答，还和周围诸多不同身份的女诗人有诗书联谊。黄媛介曾为山阴祁氏一门四女二媳作闺塾师，所以与商景兰的情谊十分深厚。《柳絮集》中也收录诸多商景兰母女送别黄媛介的诗作。如商景兰《送别黄皆令》，商景兰女祁德渊《送黄皆令归鸳鸯湖》，媳张德蕙《送别黄皆令》、媳朱德容《送别黄皆令》等，甚至《柳絮集》中收录的商景兰女祁德琼的32首诗作中，有六分之一的诗篇皆为黄媛介而作，足见深情厚谊。另据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邓汉仪《天下名家诗观》及施闰章《黄皆令小传》等相关资料记载，黄媛介还与闺秀名媛如绍兴的吴山母女，王端淑姐妹，苏州的沈宜修母女，名妓歌女如嘉兴的柳如是、绍兴的李因等皆有文学互动，从地域范围到身份层次皆很广泛。此外，当朝名士如钱谦益、吴伟业、毛奇龄、施闰章等，或为其作序，或为其题跋，或为其立传，王士禛亦不吝赞赏，对其奖掖有加，黄媛介也为李渔戏曲《比目鱼》《意中缘》作过序，黄媛介与文士名流的交往由此可见一斑。作为“秦淮八艳”代表的柳如是，也是嘉兴著名的女诗人，《柳絮集》中录其诗作5首。柳如是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的名妓身份，能够活跃于男性社交空间，陈子龙、李待问、宋徵舆、钱谦益等江南文士皆与之有交。柳如是嫁与钱谦益后，更精勤诗词，与密友黄媛介及其他文人多有唱和，实现跨地域的文学交流。嘉兴的戴兰英嫁给了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族弟袁舒亨的次子。作为清代奖掖闺秀诗人的典型代表，袁枚对闺秀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他在《小仓山房诗集》里有《题侄妇戴兰英秋灯课子图》，并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为戴兰英作传选诗，《柳絮集》中也收录了戴兰英为袁枚作的《随园夫子惠题秋灯课子图志谢》。戴兰英也藉袁枚女弟子身份的便利辗转于诗词结社与文人雅会之间，尝试着多样的文学活动。余则如“尝往来唱和”的平湖陆素心，借助夫君与当世文人交流的平湖徐贞，创作大量题赠诗作的海盐朱璵等，皆广结诗友、砥砺精进。嘉兴女诗人们并不满足于狭小范围内的闺秀结社，她们努力突破性别、身份、地域等多重限制，以期实现更为深广的文学交流。

通过对《柳絮集》中所收嘉兴女诗人的分布情况、诗歌创作、生存状态以及特征特色的探究，我们已经对清代嘉兴女诗人

的整体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嘉兴各县的地理位置及特性使得闺秀及诗创的分布出现了不平衡。透过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我们又窥探到清代嘉兴闺秀们的生存状态，不管是吟悲叹怨，还是歌乐寄思，闺秀们的诗歌创作实际已经突破闺阁的界限，进入到更广泛的社会范畴之中。女诗人们对自己生活及思考的记录投射出其鲜明的主体意识。她们早慧受教、工书善画，婚配之后又担负起家学传承的责任，促使家风与家学扩散，书香与风雅延绵。

清代嘉兴府不辖海宁州，海宁当时归于杭州府辖域，如今却是嘉兴市的有力一翼。《柳絮集》中存录海宁州女诗人51人，诗作154首，可谓风雅重地，其吟哦咏叹虽不过对自己喜乐悲愁、思绪体悟的书写记录，但却对嘉兴地区的文化传承意义重大。本文因循清代疆域划分，并未将海宁州纳入探讨，若合而论之，则嘉兴闺秀远迈其他诸地。闺秀们在嘉兴这块灵秀宝地上一展才情，吐露芬芳，为江南地区乃至清代的文苑艺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 钱棫. 画理斋诗稿 [M] //胡晓明, 彭国忠, 主编. 江南女性别集. 合肥:黄山书社, 2012.
- [2] 黄秩模. 国朝闺秀诗柳絮集 [M]. 付琮, 校补.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 [3] 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M] //施淑仪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 [4] 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5] 徐雁平. 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 [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
- [6] 李菁. 明清嘉兴家族女性作家的时空分布及特征 [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94—99.
- [7] 周淑舫. 明清鼎革之际嘉兴黄氏姐妹文学创作研究 [J]. 嘉兴学院学报, 2015(6):5—11.
- [8] 付琮. 《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的地位和特色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6):98—100.
- [9] 段继红. 清代女诗人研究 [D]. 苏州:苏州大学, 2005.